

『故乡在中国』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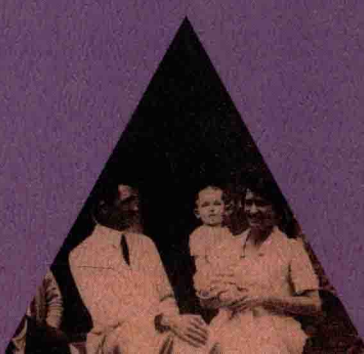
Lushan
My Shangri-La

庐山——
我的香格里拉

[美] 希德·安德森 著

慕德华 慕星 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故乡在中国』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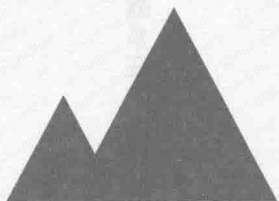


庐山
——
我的香格里拉

[美] 希德·安德森 著

慕德华 慕星 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L U S H A N W O D E X I A N G G E L I L 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庐山:我的香格里拉/(美)安德森著;慕德华,慕星译.一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5.5
(故乡在中国)
ISBN 978-7-5493-3208-3

I. ①庐… II. ①安… ②慕… ③慕…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5437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邱建国 程顺祥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编	330046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深圳市星嘉艺纸艺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493-3208-3
定 价	35.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5-18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到了更多的美国朋友，同时也使我有幸成为到美国参加他们聚会的第一位庐山人。随后我还应邀分别到四位原美国学校的同学家中做客并住在他们家里。利用在美国参加聚会和做客的机会，我收集了一大批庐山的老照片和资料，亲耳聆听了他们讲述自己在庐山的许多经历和故事，切身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和庐山深深的情和爱。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长辈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名誉副主席、老作家、老前辈邓友梅先生所给予的提携、鼓励和无私的帮助；感谢保罗·谢瑞茨、希德·安德森等其他外国朋友授权让我翻译他们的书并使用他们的照片；感谢北京外国语学院张琬教授在翻译上曾给予的指点；感谢我的好朋友安格始终如一给予的鼓励并帮助润色了几篇文章，使其大大增色；还要感谢庐山知名学者汪国权老师、庐山作协主席贺伟等给予的帮助和建议。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民建庐山支部主委李霖和庐山新缔宾馆总经理汪建权给予的资金上的支持。我在这里对给予支持、帮助和鼓励的所有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翻译过程中我试图使译文贴近“信、达、雅”翻译原则，译文尽可能贴近原文，在不影响作者原意表达的前提下尽量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反映作者的原意、风格，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意图。本书所涉及的观点和评论不代表译者的观点和评论。作者原文中有些用词与今日不同，望读者甄别。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敬请读者和行家善意地批评、帮助我，今后可能再版时，您的批评和帮助能使我做得更好。

慕德华

2015年1月1日

译者序

中文名的由来 /1
好汉坡 /3
登山之路 /5
战争和孩子们 /10
我们是“百万富翁”/16
想念中国 /21
鸦片是吃人的魔鬼 /23

目 录



Lushan

My Shangri-La

Contents

上海中国老城 /26
人口膨胀 /28
疾病 /31
动物和环境 /33
狮跳峰 /37
岩石间跳跃 /40
山口商店 /41
烧炭工无树可烧 /44
马尾水瀑布 /48
冰雪庐山 /50
房间检查 /52
世界上最好的学校 /56
庐山的野生动物 /59
庐山的由来 /61

My Hometown China

人人参与活动 /64
碧龙潭跳水 /67
庐山野营旅行 /68
遗留在学校的心爱之物 /71
大背景和小事件 /76
撤离牯岭美国学堂 /78
香港“苏西·黄的世界”/81
回到日军占领的上海 /83
参观织锦厂 /85
历史悠久的中国 /87
旧上海的印象 /89



Lushan My Shangri-La

美国有关五卅运动的档案 /93
一年级的生与死 /101
献给布尔老师 /104
第二次世界大战 /106
做客杭州朋友家 /109
课后的话题 /111
“3N”俱乐部 /115
手拿红玫瑰的女孩 /118
再见了, 中国 /121
“孪生妹妹”赛德尼·汤姆森·布朗 /123
夕照岭 /124
日落, 日出 /125
1999 年重回中国 /127



牯岭巴利医院，刚刚出生的小希德在父母的怀抱中

中文名的由来

1922年，我出生在中国江西的庐山，除了中途两次返回美国外，前十六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我的父母于1915年作为美国南方卫理公会^①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就是推行良好教育，倡导健康和幸福生活。母亲刚来中国时，在苏州的一家女子中学教英语，父亲则在靠近镇江乡村的一个传教工作站工作。五年后他们相识并结婚了。结婚后，他们搬到了上海工作。父亲是上海慕尔教堂（现在称为沐恩教

①美国卫理公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较大宗派——卫斯理宗，自1784年12月24日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成立后，曾历经数次分裂。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分裂是1844年美国南北卫理公会因黑奴解放问题大分裂，在美国南方的称监理会（即文中作者父亲所属），美国北方的则称美以美会。直到1939年5月10日，它们又重新联合在一起，组成（联合）卫理公会。

My Hometown China

堂)的顾问。那座教堂建在上海市中心,就位于我们那时称为“跑马场”(现为人民广场)的附近。

我第一次随父亲返回中国时心情一直很兴奋、很愉快。作为一种习惯或惯例,人们开始给我起了一个与英文名字发音相似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作 Sidney Anderson——于是就有了“安”的姓氏,读音像英语“Anderson”开头的读音,即中文“平安”的意思。“安”是由一个宝盖头加一个女字合成的,当然了,假如一个家里有几个女人那就麻烦了。

后来,我到上海美国学校读书,那里有一位中国同学又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雪忍,也是根据我的英文名字发音起的,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我的英文名字 Sidney——“Sid”相当于中文的“雪”,“ney”相当于



中文的“忍”,“忍”即“忍受”,合在一起就是“忍受冰雪寒冷”的意思。他还用中文和英文给我做了一张名片,我非常喜欢。后来我还得到了一枚中国传统的可以用红印泥盖章用的印章。

从 1922 年在中国的庐山出生,到现在(2015 年)我已经是九十三岁的老爷爷了。那时的庐山是各国传教士和商人的主要避暑胜地。然而令人悲哀的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却极少有机会能来庐山,享受这里纯净的空气、秀丽的景色和怡人的自然风光。



牯岭的山峦



好汉坡上艰难攀登的轿夫^①

好汉坡

天正下着冻雨，我的眉毛、发梢上都结了一层冰。我们撑着一把结了厚厚一层冰的油布雨伞，紧跟着汗流浹背的苦力——他正挑着我的行李，艰难地沿着庐山（牯岭）的好汉坡攀登。庐山是中国中部的一座宗教名山，这里许多景色极似传统的中国画：瀑布从隐匿在云雾中的峭壁上飞奔直下，坠入在那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深谷碧潭之中。

看到箱子上覆盖了半英寸^②厚的冰雪时，我感到有些惊讶，但想到箱子里有我新买的一台“福伦达”照相机，心里始终洋溢着男孩子特有的那种骄傲和激动。得到这部照相机还有一段值得讲一讲的故事。我们原计划乘坐英国“怡和·太

①图片由法兰克·P.劳力森提供。

②约 1.27 厘米。

China

My Hometown

古”（Butterfield & Swire）号轮船，由教师护送组护送我们一起回到上海，船票是一等舱的。记得在那艘船上吃饭，要穿西装打领带。由于航道狭窄，我们被要求改乘一艘日本的内江汽船，于是我把原来的一等舱的船票换成了三等舱，这样就节约下了四十美元，用省下来的钱购买了这台照相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当时我一个人叫着嚷着要从一等舱换出来，现在得到一台新相机，我很高兴也很满足，要知道当时我才十四岁。

我 1922 年 8 月 29 日出生在庐山牯岭的巴利医生的医院里，我知道它现在依然矗立在那里，但是现在叫“庐山宾馆”。我曾在牯岭度过了几个美好的夏天，而我现在正要赶回到牯岭美国学堂去。待到 1937 年的寒假，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又和同学们被迫一起沿着这石阶路走下了山，那可是我们最后一次下山——就这样离开了庐山。



1921 年的好汉坡

登山之路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上庐山没有公路，只有石头垒起来的石阶路和一些小路，必须要靠两条腿，花两三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登上庐山。那时非常小的孩子、年长者或体弱的人则由四个人用轿子抬上山。可是假如你是用自己的两条腿登上庐山，你会为自己胜利地登上了庐山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在攀登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气温在慢慢地改变。夏季山下九江平原的温度高达 102 华氏度^①，但当你登上这凉风习习的庐山，会感到这山谷的温度只有 70~80 华氏度^②。



登山之路

①相当于 38.9 摄氏度。

②相当于 21~27 摄氏度。

China

My Homet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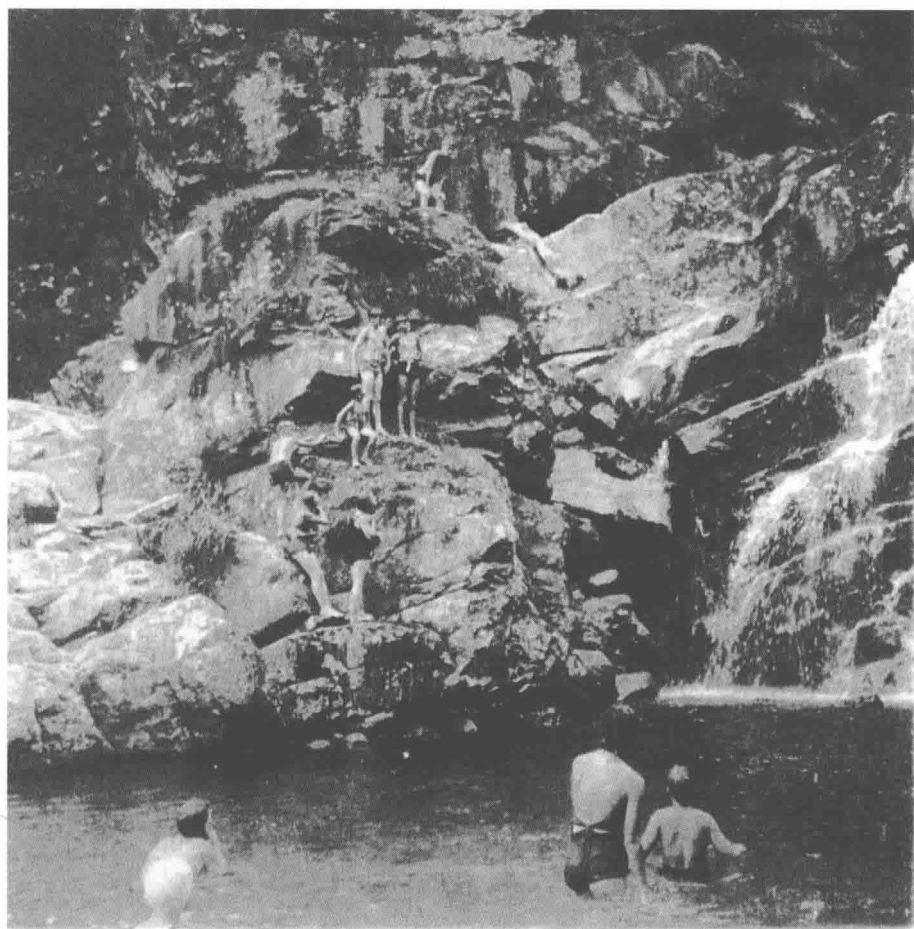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父亲从上海回来的那一天，由于我事先知道他的船到达九江港的具体时间，以及他什么时候开始登庐山，于是我一路走下山去接他，再和他一起登上庐山。

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内心不禁有一点扬扬得意的感觉，甚至希望那里现在没有公路就好了，以便只有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艰难攀登上庐山的人们，才能得到欣赏庐山秀美风光的奖赏，而不是仅仅靠买一张汽车票上庐山。然而，我也必须坦诚地承认，当年近八十岁的我登上出生地——庐山时，还是很感激那条方便的登山公路，它使得我可以乘上汽车轻松地飞跃上庐山。筑路工人在道路两边种植了很多树木，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树木比石块砌成的安全护栏更安全，因为它们扎根得很深、很牢固。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批来自香港的老年人旅游团队，看见他们快乐、幸福、悠然自得的样子，真是羡慕他们。但如果没有汽车，他们上不了庐山。

石块砌成的安全护栏和静静的石阶小路依然保留在那里，给那些希望有不同选择登上庐山的人们提供了方便。

香格里拉，是詹姆斯·希尔顿 1933 年在其探险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的地方——那是虚构的位于亚洲一个偏僻山脉中的峡谷，在那里生活着一群非常健康且充满理想的人，他们致力于用最佳的方式共享和保护已有的古老文明，并希望这一古老的文明能远离和免受世界范围内战争的侵扰。我被那本书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1937 年根据该小说改编拍摄制作了一部反映和介绍那个地方的电影。我很崇拜剧中的罗纳德·科尔曼，把他当作自己心中的英雄——他深深迷恋着的简·怀尔特，而不能自拔。他和那山谷里的孩子们一起唱着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一起在山涧里的水潭里一丝不挂地游泳。这一切简直像是虚构的，然而坐落在长江上游四百英里、高出水稻田四千英尺的高山上，牯岭美国学堂却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我回忆那里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一群不同寻常的、充满理想的人，居住在一个真正极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高山峰峦之中，尝试用最好的方式共享世界文明——我们有时候也光着身子到山涧

的水潭中去游泳。作为一所学校，它也没有逃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尽管这样，它仍然长久地保存于曾经居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记忆之中。



碧龙潭，男孩子们从高高的岩石上跳下

China

My Hometown

在中国庐山十六年的成长岁月里，我深切地感到：中国是我的伟大导师，庐山是我心中的香格里拉！在中国，我从多变的生活中学到了许多经验，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和魅力。于是，我学着创作了下面这首诗——《庐山》。

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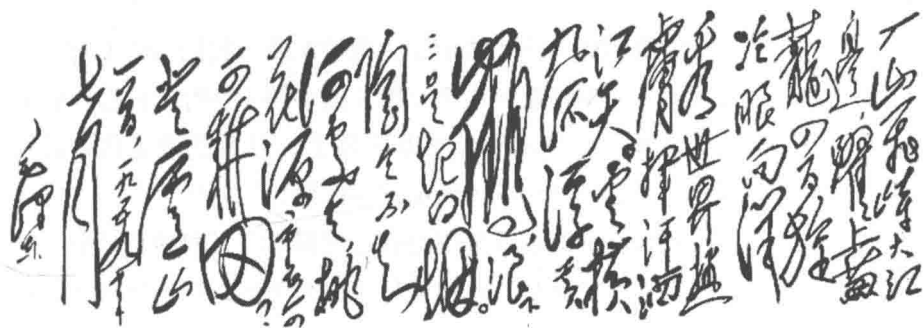
爱恋庐山，
翠耸蓝天。
簇拥碧空，
极目天边。
农舍旷野，
袅袅炊烟。
归真返璞，
桑田平原。

峻伟诡特，
峭壁遗屋。
涧谷深幽，
神仙驻足。
处女宝地，
贪者欲图。
莫人知晓，
寻遍林竹。
岭峦峰间，
仙隐秀庐。

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诗人，写下过多少歌颂、赞美庐山的诗篇。在众多的诗人中有一位是毛泽东，他 1959 年 7 月登上庐山，写下了这首七言律诗——《登庐山》。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主席七律《登庐山》手迹



美国童子军

战争和孩子们

作为一个孩子，玩的时间当然要比思考问题的时间多得多，但是我们却能从身边所看见的、嗅到的、听到的、尝到的和感受到的一些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曾听说过，也看见过上海贫民窟穷人丢弃婴儿的事例——有些被抛弃就死在阴沟里，当然也有些婴儿获救了，日后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有的后来甚至成为新中国的栋梁。

我曾上海的弄堂里闻到过喝得酩酊大醉的水兵的呕吐物所散发出的恶臭，也曾看见过三个美国海军士兵坐在黄包车里面高傲自大地冲着他们的人力车苦力叫喊：“跑！跑！快跑！”这些士兵让他们互相拉着车比赛跑，逼他们像马拉松的罗马战车那样奔跑。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那些苦力跑得是多么累，吃得又是那么少，以致那时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活到三十几岁。

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曾短期作为我们在上海读书时童子军的领队，他除了日复一日地教我们齐步走以外，什么也不会。最终，我们把选择童子军领队的权利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在教会的帮助下，委员会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位极其出色的新领队，他叫尤金·休伯纳。感谢你，尤金，我们和你在一起分享了每一刻愉快的时光。

我们曾品尝过盛宴，可口美味超过了外部世界人们的想象；然而每天见到饥肠辘辘的穷人们，我们更能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和不平等。虽然我们自己从未挨过饿，可是我们知道挨饿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事情——挨饿使得拥有健康的身体、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享受幸福生活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当我们最后一次离开牯岭美国学堂，经过“好汉坡”开始徒步走下山时，那一刻，我的心情很激动。这是由于我要动身去香港，想到一路上将会经历许多见闻，因此非常兴奋。那天我穿的是一件伐木工人穿的夹克服，这件衣服是在美国密西西比的祖母给我的，但它被她的宠物金花鼠咬了几个洞。在我冬天贴身穿的旧花格子布衬衫里，有一个装钱的秘密腰带，里面保存着一大笔精心折叠藏起来的钱，那是父母给我用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我背上背的是家人手工做的一个背包。

那是1937年12月，我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原本非常害羞的男孩，在这高山深谷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后，我逐渐变得自信起来。紧接着战争爆发了，我们不知不觉地被卷进了战争。起初，我们一看见敌机列队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或者一听见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就会吓得立即跑到用沙袋垒起来的地下室里躲藏起来，焦急地待上几个小时。那会儿还没有炸弹真正地落到牯岭，但是1937年12月